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UN LIBRARY



COLLECTION

临时 记录

S/PV.2396

1982年9月19日

第二千三百九十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9月18日星期六下午6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西堀先生（日本）

成员：中国

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梁于藩先生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卡伦先生

多尔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卡姆先生

克里斯托西克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乔伊先生

伊鲁姆巴先生

奥温尼科夫先生

吉尔丁先生

利钦斯坦先生

特沙马拉·恩吉·拉穆勒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2-61021/A

下午 6 时 45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1982年 6月 4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62)
- (b) 1982年7月 28日埃及和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316)
- (c) 1982年 9月 16 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5392)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个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黎巴嫩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古巴、埃及、印度、科威特、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图埃先生(黎巴嫩)和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罗亚·库里先生(古巴)、阿卜杜勒·梅吉德先生(埃及)、克里什南先生(印度)、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马哈茂德先生(巴基斯坦)以及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民主也门代表及希腊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对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那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和登塔

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安理会本次会议是应约旦代表今天早些时候向我提出的紧急要求召开的。

安理会成员收到了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 年 9 月 18 日给安理会主席信件的影印本，信中请求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该信将作为安理会文件印发，编号为 S/15401。

我想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列文件：文件 S/15382/Add.2，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贝鲁特地区局势报告的第二项增编；文件 S/15399，其中载有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 年 9 月 18 日写给安理会主席的信。

联合国秘书长希望发言。现在我请他发言。

秘书长：安理会昨晚的会议通过了第 520(1982) 号决议，我想把那次会议以来的一些情况向安理会报告。

该项决议一通过，我就将全文电告了以色列外交部长，要求他于 9 月 18 日格林威治时间 20 时之前向我提供以色列政府为执行该项决议所采取的或想要采取的行动情况以及其他任何有关情况。我还指示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参谋长厄斯金将军注视以色列当局执行此项要求的情况。如果以色列政府同意在加强贝鲁特观察组的力量方面进行合作，厄斯金将军则准备与黎巴嫩政府磋商，立即作出向贝鲁特增派观察员的安排。

今天上午，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参谋长收到以色列外交部长要他转送给我的下列答复：

“因为是犹太人的新年，以色列政府不可能在秘书长报告所确定的期限内对安理会该项决议作出正式答复。然而，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对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参谋长厄斯金将军表示，正如以前所宣布的那样，以色列国防军在贝鲁特西区的留驻时间是有限的，并没有以任何方式限制黎巴嫩军队在贝鲁特任何地方的部署。他重申，

以色列政府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军队准备与以色列国防军协作，承担控制贝鲁特西区阵地任务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就撤离它在贝鲁特西区的阵地。以色列政府已建议在以色列军官和黎巴嫩军官之间开展以此为目的的讨论，此项建议业已为黎巴嫩政府所接受。在讨论中，将就以色列国防军撤离贝鲁特西区的计划交换意见。”

后来，联合国耶路撒冷停战监督组织收到了以色列外交部上述复信的增编：

“经过一天的时间，这些讨论已见成果，几个阵地，包括银行大街上的一些阵地，正由以色列国防军转交给黎巴嫩军队。另外，今天，当以色列国防军获悉夜间所发生的事情时，以色列国防军包围了那些营房，以防止再次发生此类事情。”

自那时以来，我于今天下午4时40分收到了以色列常驻代表布卢姆大使提供的下列消息：

“以色列国防军部署在营房以西地区，并开放了通往东区的通路，以期黎巴嫩军队按哈比卜计划的要求，进入营房接管阵地。这些情况并没有发生。9月18日上午，当以色列国防军发现情况不是这样时，他们包围了营房，以保护居民。”

后来，从布卢姆大使那里收到了如下的第二个消息：

“以色列国防军与黎巴嫩武装部队之间已就黎巴嫩武装部队于明天（星期天）上午当地时间10点钟进入法哈尼、萨卜拉和夏蒂拉三个营房的安排达成了协议。”

安理会各理事国将会注意到报纸、电视和广播中关于贝鲁特西区悲惨事件的种种报道。今天上午，联合国驻贝鲁特观察组的观察员报告如下：

(a) 9月17日白天，在贝鲁特南部的萨卜拉营房中战斗一直在进行。在比尔哈桑，在医院与机场区，在萨卜拉营房附近，观察到卡特布小分队的存在，这些小分队是长枪党的军事支队。据报，贝鲁特西区除了萨卜拉营房区以外，9月17日格林威治时间16时左右全部处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控制之下。

(b) 9月17日从格林威治时间16时到18时30分，从亚泽——驻贝鲁特观察组的办事处临时设在这里——西北方向距离未能测定的远处传来一些零星的爆炸声。格林威治午夜前4分钟，看到萨卜拉营房上空出现过一些照明弹。

(c) 9月18日上午，贝鲁特西区全部处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控制之下。在萨卜拉营房附近的比尔哈桑，又一次发现卡特布小分队的存在，在机场区还有大约至少一千名装备着坦克和车辆的卡特布士兵。

(d) 驻贝鲁特观察组的两队观察员于格林威治时间8时30分到达萨卜拉营房，发现一批批身穿平民衣服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这些人看来是以十人或二十人为一组被屠杀的。萨卜拉营房现在是受营房以西二百米和五百米以外的两个以色列国防军阵地所控制。根据来自黎巴嫩军队的情报，在比尔哈桑、萨卜拉和机场区发现的部队事实上是卡特布小分队，混杂着来自黎巴嫩南部的黎巴嫩事实上的军队。

(e) 到9月18日格林威治时间18时止，以色列国防军部署在贝鲁特市区及其周围，不但以步兵巡逻，而且以部署在主要干线和街道叉口上的机械化部队控制着这一城市。在我于9月15日提出而载于文件S/15382/Add.1的报告第4段里，指明了一条大体的军事分界线，现在还未观察到任何以色列国防军从这条分界线以南或以西撤走。黎巴嫩军队和国内保安部队的部署情况，除了某些小的调整外，也仍然没有改变。黎巴嫩部队和卡特布部队目前控制着一些车辆检查站和大体分界线以东和以南的交通。但是，上午在机场区观察到的部队，到格林威治时间18时已不在那里了。在大体军事分界线以西或以北的地方没有发现任何当地的武装人员。

在报告所涉及的这段时间，驻贝鲁特观察组的观察员继续享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他们的人数仍为十人，没有变动。

今天上午，一收到发生事件的头一条消息，我就立即指示联合国发言人代表我发表了如下声明：

“秘书长惊悉在贝鲁特西区屠杀平民的报道。他再次紧急呼吁停止暴力行动。”

后来，法国、意大利及美国的代表访问了我，并交给我一份声明，敦促立即向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居民蒙受极大痛苦与死亡的地方派遣联合国观察员。黎巴嫩常驻代表也通知我说，黎巴嫩政府赞成这一要求。

关于这一点，我想指出，早在1982年6月13日我就提议在现有十名观察员的基础上增加在贝鲁特地区的联合国观察员的力量。我一直把实施该项计划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随时通知安理会；在8月1日的第516(1982)号决议中，安理会也认可了该项计划。

我想使安理会各理事国确信，未能增加联合国驻贝鲁特的观察员，并非由于缺乏取得必要合作的反复努力。我还想说明，实际上，在多国部队驻留贝鲁特期间，驻贝鲁特的观察员曾尽力与多国部队合作。从多国部队撤走以来，他们继续以自己有限的手段为我们提供尽可能多的第一手情报。我愿趁此机会对那些勇敢的军官表示赞扬。

在三位常驻代表的访问之后，我立即指示厄斯金将军继续与以色列当局联系，以求在增加联合国驻贝鲁特观察员的数目方面得到他们的合作。在这点上，各理事国已注意到，现有的联合国观察员于今天上午格林威治时间8时30分到达贝鲁特发生屠杀事件的地点，并一直在报告局势的发展情况。

然而，在我看来，在目前这种局势下，非武装的军事观察员不管多么勇敢或多么为数众多，都是不够的。同时，我认为值得指出的是，在南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驻区的情况保持安定，该部队成功地防止了任何武装团体对平民百姓的骚扰。

主席：第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现在，萨卜拉与夏蒂拉同奥斯威辛与美莱，贝鲁特西区同华沙犹太人住区，特拉维夫的犹太-法西斯分子与柏林的纳粹分子被一起不光彩地写进了暴行的编年史。犹太-法西斯分子玷污了犹太新年。它现在作为黑暗的犹太新年而载入了史册。这是耻辱的一天，是犹太-法西斯分子以极为残暴和骇人听闻的罪行凌辱犹太教、凌辱天下所有犹太人的一天。

在贝鲁特，以色列军队的卷入是十分清楚的。在夏蒂拉营房外，以色列上校告诉新闻记者说，他正按两条原则办事：第一，这个地区应该加以“净化”——清除一个地区的居民，这不折不扣是纳粹的信条、纳粹的术语和纳粹的行为；第二，以色列军队不应卷进去。对此，我感到惊异。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猛烈袭击这个营房的军队是曾经从叛徒哈达德部队那里求得了民兵帮助的以色列突击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正是以色列的突击队猛烈袭击了这个营房，犯下了那些罪行。宣传工具，特别是形象生动的电视宣传工具，给我们提供了比我们所能得到的多得多的情况。推土机被用来在死者身上堆石子，企图将他们隐藏起来，但他们的腿与臂却从乱石中露了出来，这是妇女和儿童的腿和臂，1,500名妇女和儿童的腿和臂——是的，1,500名无能为力的平民，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被残忍地屠杀了。男人们被赶到一起，靠着一堵墙，遭到了纳粹式的枪杀，他们的坟墓是个万人坑。1982年，就在黑暗的犹太新年那一天，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场大屠杀，一场灭绝种族的屠杀。我们巴勒斯坦人、安全理事会以及人类的良心保持消极被动的态度，只停留在——用里根总统的话说——“以义愤和嫌恶的心情”进行谴责，这种状态还能持续多久？难道这就是对付犯罪分子的方法吗？

三个医生在阿卡医院外边被杀害了，尽管他们当时摇动着白旗。一枚手榴弹在他们面前爆炸，他们三人被炸死，另一人受重伤。1,500名无辜平民的尸体被零乱地堆在一大片地面上。我无须在此描述，因为大家大概已从电视上看到了。

可是，特拉维夫的犹太-法西斯分子却告诉我们说，此次行动是基督教民兵或基督教长枪党人，要不就是基督教的这个组织或基督教的那个组织干的。这是一种歹毒、罪恶的思想倾向。他们企图制造一场基督教与非基督教之间的战斗；这只能进一步证明他们的种族主义态度。我们提醒大家谨防这种恶毒的倾向。

有人告诉我们，而且以色列当局向美国政府保证说，以色列军队到那儿去是为了执行一项和平使命。屠

杀人民算什么样的和平使命？以色列军队不仅应对这一罪行负责，而且是这一罪行的直接参与者。

当阿拉法特主席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了不使贝鲁特遭到进一步的破坏而决定从贝鲁特撤出我们的武装部队时，我们相信，而且坚信，向我们转达的话将会付诸实施。那时，有一项协议已经达成，其中规定：

“继续留在贝鲁特的守法的巴勒斯坦非战斗人员，包括那些已撤离人员的家属，将遵守黎巴嫩的法律与规定。黎巴嫩政府和美国政府将以下列方式提供适当的安全保证：黎巴嫩政府在得到与它有联系的武装团体保证的基础上，提供它的安全保证。美国政府将在得到以色列政府以及与美国政府有联系的某些黎巴嫩团体领导保证的基础上，提供其安全保证。”

这两方面的保证证明都毫无价值。

也许，我们错误地相信了美国。但这种使安理会无法保护人民生命的状况还要继续多久？

美国承诺临时部署一支约由八百人组成的部队，以此作为多国部队的一部分，以便在黎巴嫩武装部队履行有关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人员撤离的责任时，为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适当的协助。巴勒斯坦人员已按照巴勒斯坦人的决定撤出贝鲁特，并已远远离开了贝鲁特。但应由谁来保护那里的平民并为他们提供保障呢？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审议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仅仅派观察员和授权秘书长派遣监视队是不够的。那是阻止不了犯罪分子的。除此之外，还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安理会被应该派遣部队——我这不是想侵犯黎巴嫩的主权——但是，只要我们人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只要安理会不保证我们的人民返回家园并使他们能够返回家园，那么挽救那些人的生命并确保他们的安全就是安理会的责任。我们将决不坐以待毙，惨遭屠杀。我确信，安理会无意让这一罪行所引起的反响扩大。

我们认为，安理会应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罪犯从本安理会驱逐出去。罪犯必须驱逐出去，这里没有罪犯的容身之地。的确，行使自己的权力，行使宪章授予

的权力是安理会的职责。人们必须尊重安理会的决定；那是宪章本身所规定的。

但是，有一个常任理事国一直在阻挠本安理会的工作，它还与那个罪犯勾结而将他留在这里。的确，其它一些国家是怀着善意参加多国部队的。我相信，法国和意大利完全是出于友谊和善意参加了多国部队。但它们取得了什么成绩呢？它们取得的成绩是使一直在保卫贝鲁特使之免遭罪犯破坏的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撤出，这样就为罪犯闯进贝鲁特西区、犯下滔天罪行打下了基础，而安理会今天开会审议的就是这些罪行。但是，安理会开会考虑要采取什么措施呢？安理会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宪章把权力授予安理会，为什么它不行使这些权力呢？这里没有犯罪分子的容身之地。这里没有施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犹太—法西斯分子的容身之地。

的确，现在我们仍然指望得到安理会的谅解与支持。我们仍然坚信，安理会一定会勇敢地履行其职责，捍卫并保护无辜人民的生命。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大批战士在短短的两个星期以前离开了贝鲁特西区。他们离开是为了挽救黎巴嫩首都的平民、避免造成伤亡。这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大批战士对阿拉伯民族表现出的极其崇高的人道主义举动。

与此同时，以色列的表现又如何？以色列违反安理会所有的有关决定，将其部队进一步向前推移，并且完全占领了黎巴嫩首都。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些情景：以色列军队残酷地开枪屠杀所有那些本来可以保卫巴勒斯坦难民营平民的人们。尔后，以色列军队又包围了巴勒斯坦难民营，并且在那里动用了他们的坦克。然后，他们打开了难民营的大门，使他们豢养的走狗——武装的长枪党人士兵和哈达德的所谓事实上的军队——得以干出那些罪恶的勾当。

这样，在黎巴嫩的悲剧中又增写了新的、可怕的一章。事实上，上述事件使一切正直的人们不寒而栗。来自黎巴嫩首都的报道表明，在以色列占领者的掩盖下，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犯下了残暴的罪行。这一罪

行的范围、规模和犯罪方法只能与希特勒纳粹分子的罪行相比拟。

数百名无辜者，包括老人、携带婴儿的妇女和整个家庭，已经遭到有预谋的残酷杀害。这就是这场悲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这也是以色列总理贝京先生向犹太人新年除夕奉献的令人发指的礼物。

我们对上述罪行的种种表现都颇为了解：在人们的背上捅上一刀；法西斯走狗和刽子手——这些东西，在苏联、波兰、法国、意大利以及在其它国家的城市，都是众所周知的；这些东西我们大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非常熟悉了。

以色列侵略者在对黎巴嫩人民发动了这场灭绝人性的战争之后，终于撕下了它的假面具，将这个国家变成了巨大的死亡营。

至于所谓的“给加利利以和平”，这一口号是多么的伪善呵！它完全变成了对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残酷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这就是以色列占领者的刺刀给黎巴嫩带来的“和平与秩序”。这与欧洲法西斯的秩序极为相似；两者毫无区别。

苏联已就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发出了警告。尽管以色列必须对此次入侵黎巴嫩承担全部责任，但贝鲁特这场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将在那些为杀人凶手提供犯罪机会与工具的人的良心上，在那些为了在政治上和外交上进行掩护而不顾全世界的义愤与嫌恶将武器交给他们的人的良心上，留下血腥的污点。

苏联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必须在今天——我想强调“今天”一词——采取有力的、有效的措施，制止这种野蛮行径，制止这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杀，挽救那些还活着的人，遏制侵略者。

我们十分了解，以色列已多次无视安理会的决定。因此，我们认为，今天作出的决定必须包括一项条款，其大意是：安理会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全体理事国，特别包括所有的常任理事国，警告以色列说，它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遵守并执行安理会的决定。苏联代表团将坚持主张把这一条款写入我们今天就要表决的决议草案。如果有哪个代表团不论以何种借口反对这一条款，我们将保留在安理会会

议上点出那个代表团名字的权利，以便使全世界了解，究竟是谁在力图保护以色列侵略者、以色列罪犯、以色列新纳粹分子。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对于这种血腥屠杀和残害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儿童、男女老少的卑鄙野蛮的灭绝种族的罪行，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哪怕是略微表达我国代表团的震骇与厌恶的心情。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者贝京、沙米尔、沙龙、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者、他们的集团以及受他们雇用的声名狼藉的帮凶才能犯下这种罪行。

电视网今天下午播映了有关这场灭绝种族大屠杀的遇难者的短暂的一瞥，后来在今天晚上作了更加详尽的报道，预先告知它们的观众要作好准备，以免看到推土机将无数受害者的尸体抛进万人坑的可怕场面而受惊。正如各理事国可能已经看到的那样，那些非武装的难民营的绝大多数居民，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用美国供应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轰击的两个半月里已被消灭。我所见到的情景并未使我感到惊异，因为从1943年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梅纳赫姆·贝京作为移民到达巴勒斯坦而开始亵渎圣地的神圣土壤以来，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纳粹种族主义集团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破坏和屠杀的惯用伎俩。

现在几乎没有时间去作详细的说明和谴责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被赶出家园、被占领、在血淋淋屠刀威胁下生活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死存亡问题。

最初的新闻电讯谈到，将近一千五百名难民遭到屠杀。但迄今尚无人能够清点死者数目；正如以色列人在南方所干的那样，无数的死者已被堆土机埋掉。但是，几位勇敢的记者和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却俯瞰了那些野蛮的罪犯还没来得及埋进深坑中的尸体。

以色列坦克自三天前征服了毫无防御的贝鲁特以来就包围了巴勒斯坦难民营，并且切断了它们与该城市其余地方的联系。这在美国报刊上有报道，并且得到所有那些收到来自贝鲁特电讯的人们的证实。在那三天内，以色列人及其走狗，不管他们是叛徒哈达德少校还是其他人，在以色列坦克的掩护下，通过默许和相互参与，进行了大屠杀，而这正如沙龙公开声称的那样，就是为了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消灭、根除、

摧毁”。这是初步的事实，更多的事实真相将会很快披露出来。

正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告知安理会的那样，今天晚上转交安理会的情报披露，有1,500名以色列突击队员参加了屠杀。安理会面临的真正问题简直就是“生存还是死亡”，因为我们已不祥地变成一只跛鸭，而且说来可悲的是，变成一个因无所事事而被全世界看作瘫痪了的、受人尊敬的机构。这是一种普遍看法；现在绝不能让这种看法继续存在下去了。五个常任理事国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保卫者，而非常任理事国是世界各地区和数十亿人民自由和正式选举产生的。尽管如此，安理会仍然是所有这些代表团所代表的联合国的最高执行机关。

巴勒斯坦人民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受托管的民族；巴勒斯坦领土于1947年由国际联盟交由联合国托管，直到巴勒斯坦居民能够返回家园以及恢复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时为止。

安理会，特别是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负有神圣的职责派遣武装部队分遣队保护巴勒斯坦人民使之不再遭受灭绝种族的灾难。需要多少军队便可征募到多少军队，我向安理会保证，从绝大多数的会员国征募军队，将会垂手而得。宪章对此作了具体规定，只有采取这样的行动才是可以接受和支持的。

正如秘书长在他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世界正在“危险地濒临于一种新的国际混乱状态”〔A/37/1，第3页〕。

以色列以蔑视和嘲弄的态度对待一切决议，使谴责变得毫无意义和毫不相干。现在，谴责也象那些决议一样，毫无用处。如果理事会不能履行宪章明确规定职责，那么最体面的办法就是，要么安理会宣布它无力继续发挥作用，要么讨论如何恢复它的权威和负起它的神圣职责的问题，并立即开始审议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我们想维持联合国宪章的作者所设想的联合国，那么采取后一办法就能使联合国得救。

对于这种因未能迅速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方针而造

成的真空状态，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至少可以这样说，这一行动方针没有及时采取。这一行动方针就是依靠个体的自力更生，依靠地区性的集体自力更生，或者依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感到自己生存受到威胁的各民族之间结成全面的联盟。继续采取静止不动和无所事事的作法是不诚实的，这种作法已给那么多人造成如此大的痛苦和破坏，而这些人却一直将他们的信赖与安全寄托于一个没有行动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卫者。

过去的二三天里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在贝鲁特遭到的令人震惊的屠杀，使这种迫切需要显得更加突出。安理会有义务使以色列的滔天罪行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而国际社会的支柱就是这个受人尊敬的安全理事会。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希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登塔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感谢你答应我的请求，让我按照宪章的规定参加这场辩论。

获悉数百名无辜的巴勒斯坦人在贝鲁特他们自己的营地遭到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我国政府感到震惊和愤慨。我的发言极为简短，因为我认为这不是高谈阔论的时候。如果高谈阔论，那是对黎巴嫩共和国仍然存在的灾难性局势的麻木不仁，也是对受害者的不敬。黎巴嫩共和国居民蒙受了巨大的苦难，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星期里。

安理会曾多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也谴责以色列在那之后违反法律的行为，这种行为使人们遭受极大的痛苦并造成无法估计的物质破坏。

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只是简单重复以前的决议而且由于以色列对整个国际舆论和安理会的蔑视而仍将得不到执行的决议。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紧急而简明的决议，此决议将毫不迟延地——即在二十四小时内——规定采取适当的、有效的措施，以保护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以及黎巴嫩所有的平民。

我们希望安理会各理事国能应付局面，从而帮助恢复贝鲁特的安全状况。由于过去众所周知的失败，安理会的威望与信誉如此不幸地遭到严重破坏。如

今，它的威望与信誉又再次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应付这种挑战，应付这一既是政治上的又是道德上的挑战。

梁于藩先生(中国)：首先，我想感谢秘书长刚才就贝鲁特西区情况所作的报告。

获悉大量无辜的巴勒斯坦人在贝鲁特西区的两个难民营中遭到残酷屠杀，中国代表团十分震惊。这一凶残的罪行是以色列侵略军闯入贝鲁特西区的直接结果，也是以色列当局欠下巴勒斯坦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中国政府和人民再次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对贝鲁特西区的入侵，谴责他们所犯下的法西斯暴行。

正是在这个会议厅，安理会昨天通过了第520(1982)号决议；这个决议的墨迹未干，以色列侵略者又在贝鲁特西区犯下了新的罪行。制止侵略者的魔爪、恢复黎巴嫩的主权是一件极为紧迫的事情。

为此中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考虑采取紧急有效的措施，切实保证第520(1982)号决议和其它有关决议得到充分的执行，保证恢复贝鲁特正常的和平生活和黎巴嫩的主权，并保证不再对巴勒斯坦平民进行屠杀和采取新的暴力行动。

以色列当局必须遵守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作为第一步，必须按照第520(1982)号决议将军队全部撤到1982年9月15日以前以色列所占领的阵地。如果以色列当局继续蔑视安理会的决议和国际社会的严正要求，安理会应考虑采取重大措施，对侵略者实行必要的制裁。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我不想对在贝鲁特进行的大屠杀作更进一步的描述，也不想表达国际社会及每个公正人士的震骇和厌恶的感情，免得拖延安理会的行动。我们都在恳求安理会采取行动。

我请求发言为的是发表如下意见：决不许任何人以其卑鄙的勾当企图归罪于黎巴嫩。决不许任何人采用推断或含沙射影的手法，企图指控黎巴嫩人犯了在黎巴嫩发生的玷污我们土地的丑恶罪行。

我愿说明，不管安理会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听到了什么情况，在黎巴嫩，卡特布党一直矢口否认参加过这场已经发生的邪恶屠杀。这个党被点名了。在指责任何这种行为与表达对此种行动极为厌恶的感情方面，黎巴嫩人再次表现出团结一致，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

我倒要说，不管是谁提供了这一情报，他很可能就成了这一明显阴谋的牺牲品。这一阴谋的目的显然在于阻止黎巴嫩人加强他们的团结，阻止他们在医治创伤的过程中前进，阻止他们恢复国家主权以及根据宪法选举一位终将设法实现全国统一并使国家能够生存下去的总统。

我不知道该相信谁，是相信布卢姆先生还是相信里根总统。看来以色列代表已告诉了秘书长，说黎巴嫩军队还没有去接管它的阵地，可是我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里根先生所发表的一项十分明确的声明中获悉，由于以色列人从星期三开始的占领，黎巴嫩军队的接管工作未能进行。我再说一遍：黎巴嫩军队能够建立对这一城市的控制；由于以色列人星期三开始的占领，它们的接管工作未能进行。黎巴嫩军队早已开始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且当时正在非常勇敢地负起自己的责任。它受到阻挠而未能这样做，而且被赶出了现场。

没有一个黎巴嫩人——不管他穿或是不穿军装——能够不通过以色列人的封锁线而到达屠杀现场，这一点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来。任何带着武器或驾着坦克的黎巴嫩人，如果没有得到以色列人的默许——我不想多说——要到那里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黎巴嫩军队已准备好再次负起自己的责任。事实上，在那之前它已开始这样做了，现在又打算这样做。但是，现在难道我们要把警卫那些坟墓的任务交给黎巴嫩军队吗？

我意识到安理会是有向黎巴嫩派遣国际部队的愿望的。我认为，这恐怕要与黎巴嫩政府商量。但是，在商量之前，我想表示，黎巴嫩军队无疑会欢迎任何国际部队发挥作用，因为这种作用将着重说明所有必须

采取的安全措施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军事上讲都是可信的。这是唯一正常的作用。

事实上，我刚从我国政府处获悉，黎巴嫩武装部队的全体指挥员断定，他们能够完全担当起他们的责任，能够维护法律和秩序，能够控制局势。

在多国部队宣布撤离时，黎巴嫩政府曾极为明确地表示希望多国部队延期撤离的愿望。当磋商时，黎巴嫩政府拟作出的反应将着重说明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相信我们不管有无帮助都有能力担当起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将保持我们对国际社会的信心，并恳求国际社会尽其所能，采取任何它认为必要的措施，恢复黎巴嫩的和平与安全。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马克苏德先生。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安理会在其第2347次会议上邀请了马克苏德先生。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我们在安理会继续进行辩论，这比预期的时间要早一些。由于信仰国际法规和道德，安理会认为给秘书长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专门报告第520(1982)号决议的执行情况，不会遇到障碍，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安理会的尊重，二是对世界犹太人新年的尊重。看来，以色列对这两者都不尊重。让我引述里根总统今天声明中的几句话：

“在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离贝鲁特的谈判期间，我们”——也就是美国——“得到保证：以色列武装部队不会进入贝鲁特西区。”

难道里根总统对以色列有误解吗？难道在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缺乏通讯联系吗？难道它们尚未发展起足以保证语义精确的关系吗？是美国总统并非在谈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是以色列对美国总统撒了谎？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安理会和美国去判断，以便美国可以重新估价它与以色列的关系。

美国总统在今天的声明中接着说：

“我们也知道，撤出以后，黎巴嫩军队能够建立起对这个城市的控制。黎巴嫩军队的这一努力”——正如图埃尼大使早些时候所提到的那

样——“由于星期三开始发生的以色列人的占领而遭受挫折。”

声明又说：

“通过昨天对贝鲁特的军事控制，以色列声称，它的行动将会防止发生那种现已发生的悲剧。”

这就是美国总统——一个无人知晓对以色列不友好的人，一个无人知晓对以色列不同情的人所说的话。事实上，阿拉伯与美国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常常达不到我们所谋求的水平——因为美国与以色列有特殊关系，因为里根总统本人在私人关系和其它方面对以色列怀有特殊的同情心。可这毕竟是一位可能与以色列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元首的判断。我认为，这种判断应该是集体判断的恰当标准，足以进一步证实长期存在的对以色列的行为、对它的种族主义倾向、对它的残忍以及它对公民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武力的行径所作的集体判断。

今天我们开会是为了处理一件更具体的事情。我们开会是因为以色列说某些黎巴嫩武装部队进行了这场大屠杀；以色列不是以暗示和影射的方式这样说的，在这点上我不同意图埃尼大使的意见。他们是在一篇官方的声明中，一篇从各方面攻击别人的声明中就此作了详细说明的。我从他们精心炮制的声明引述如下：

“有消息说至少有一百名巴勒斯坦人在两个难民营中遭到屠杀，以色列对这一消息进行了调查，因为以色列国谴责一切谋杀行为。”

我们几乎亲眼目睹一个十分讲究人道主义的以色列出现了。他们不是在暗示，而是在一个官方声明中直率地说：

“一发现一场屠杀正在进行……”。

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才发现这件事；他们不了解那件事的情况。以色列知道什么时候该成为瞎子；以色列知道何时该发表声明。以色列不知道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发生了一场屠杀。在这个安理会里，以色列竟然受到每个人、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指控，这对以色列代

表来说，想必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创伤。他无疑会对这一企图包围并在道义上窒息这个纳粹政权的作法流露出大为震惊的心情。他大概想说明，以色列官员和以色列军队已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要不是以色列占领了贝鲁特西区的话，本来是会发生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的。这就是以色列的官方声明。我进一步引述如下：

“这场屠杀只是证明我们担心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你们明白吧，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的控制下，这起事件即将发生。以色列国防军的存在防止了一场更大规模屠杀的发生。或许以色列应该在安理会提出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安理会可以对以色列所承担的崇高的人道主义任务表示感谢与赞赏，因为本来会有更多的而不只是1,500名妇女、儿童和男人死于巴勒斯坦难民营。那好吧，如果安理会不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明天或许死得更多。

事到如今，以色列再也不能欺骗世界了。以色列正在力图归罪于黎巴嫩人——黎巴嫩人体现人类献身精神，已开始了一个民族联合、统一及和解的过程——归罪于他们在声明中称之为“极端的长枪党人”的那些人，尽管以色列知道，除非以色列自己把人带进来，否则不会有任何人、任何黎巴嫩人、黎巴嫩军队能够到达那个地方。而且，没有一个黎巴嫩人愿意被以色列拖进去犯这样的滔天罪行。

如果某些分子被以色列带进来去进行这种事前策划好的、有组织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之成为另一个代尔亚辛村，以便吓跑其余巴勒斯坦人的话，那么，以色列可能利用了一些萨阿德·哈达德分子，而这些分子以色列一直在向他们提供训练、装备和后勤支援，把他们运往各地，使他们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土地上大肆破坏。但是，以色列把这样的犯罪行为归于黎巴嫩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这支政治力量推荐了一位新当选而未就任的总统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是企图抢先破坏立法程序并使任何候选人都引起很大的争论。以色列以为，它采取这种暗示和影射的手法，就能使黎巴嫩人之间的内乱重起，并引起难民营中可怜的难民与黎巴嫩居民之间的内部冲突。

所以，在这紧要关头，观察员是受欢迎的。我们对秘书长打算派遣一个更有效的观察队的作法表示赞赏。我们阿拉伯联盟认为，有必要派这样一个观察队去监视并证实黎巴嫩人和巴解组织的许多控告中所谈的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光有这一点是不够的、不完全的。当然，这对于我们的法学和历史来说是重要的，对进一步唤起全世界的道义心来说是重要的。为了加深我们对于在这个地区横行霸道的以色列这个怪物的了解，监视以色列的罪行是必要的。但监视应有这样的先决条件，即能够使以色列负有说明情况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尊重国际舆论；以色列不得藐视国际法；以色列不得认为自己是在国际准则和规则的约束之外；以及以色列要以对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负责的态度行事。

但单单监视是不够的；它只能使后代人了解以色列及其灭绝人性的罪行的记录。今天的大屠杀不应该只是受到监视。这次屠杀已经受到世界新闻界、世界所有情报机关以及联合国观察员的监视，并且已经受到每个人的谴责。

现在需要的远不只是监视。联合国安理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不仅要挫败以色列，而且要惩罚它所犯的罪行，惩罚它对人类的蔑视和污辱。为了使联合国不象国际联盟那样被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弄得失去作用，安理会还应该采取行动，对以色列给予教训性的惩罚。这样的行动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我在黎巴嫩的悲惨事件发生期间所经常反复讲过的那样，以色列是想使巴勒斯坦人对任何解决办法、对取得他们的人权及获得家园感到绝望，想使黎巴嫩人对恢复统一感到绝望。以色列想让我们大家都灰心丧气。它想让这个伟大的联合国组织面对在我们这个地区横行霸道的犹太纳粹分子的苛求而束手无策。

我们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遏制以色列。让我们检查一下我们地区的这个罪恶实体的记录吧。这个罪恶的实体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已经把恐怖主义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并在力图将恐怖主义奉为大家必须普遍接受的教义，与此同时，它在羞辱巴勒斯坦难民，而这些难民相信协议神圣不可侵犯，相信协议应该得到实行，相信以名誉担保的美国会为那些无能为力的难民在他们营房中的基本生存提供保障。巴勒斯坦难民过去相信这一点；现在，尽管他们遇到悲惨遭遇，他

们仍然相信这一点。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数小时内，人们不会辜负巴勒斯坦难民的信任。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科威特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这不是作长篇发言的时候；这是立即采取行动的时刻。在早些时候被以色列轰炸与侵略残酷破坏了的残存营房中，巴勒斯坦难民又遭到屠杀，这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清楚明显的事情，用不着进一步描述。

巴勒斯坦人相信并信任美国政府本身所担保的一些协议。这些协议由于以色列入侵贝鲁特西区而受到野蛮的嘲弄，由于以色列对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策划和发动的灭绝运动而受到野蛮的嘲弄。

人们要求安理会立即采取措施，保证受到大屠杀威胁的黎巴嫩平民和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与生存。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民主也门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主席先生，请原谅我在这种情况下未能对你及你前任的领导成绩表示祝贺与钦佩。

昨天以色列在贝鲁特西区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的大屠杀使我们感到震惊。以色列突击队对无辜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犯下了难以言状的罪行。以色列军队声称要维护贝鲁特西区的和平，现在却完全占领了这个地区，这只不过是为了把他们的刺刀对准巴勒斯坦平民而已。

这完全是占领国所进行的空前未有的大屠杀。就在昨天，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军撤出贝鲁特，可是今天以色列却无视一切准则、无视安理会，正在制造浩劫，玩忽无辜的生命。

人们呼吁安理会挽回自己的信誉，挽救贝鲁特西区的无辜居民。不应该以任何借口——不论是什么性质的借口——阻挠安理会采取最紧急的必要行动。全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正在等待安理会为这场纳粹般

的屠杀所震动而行使其权力，以制止这场灭绝种族的屠杀。

克里斯托西克先生（波兰）：先生，首先我要就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我们很了解你的才能，因而我们深信，你一定会成功地指导安理会的审议工作。我们祝你在履行你艰巨的职责中取得成功。

请允许我对你的前任——爱尔兰的多尔大使在任务繁重而又艰难的八月份所做的工作也表示真诚的感谢。

从黎巴嫩传来的悲惨消息又一次使世界感到震惊。公众舆论听到这场大规模的屠杀、暴行与残酷行径时深为惊骇。我们对于局势的迅速恶化和平民蒙受的巨大苦难不能不予以注意。迫切需要对他们加以保护。这是一件最为紧急的事情。

有一点在这里必须直言不讳并应特别加以强调，那就是，不管是军队和武装分队进行这场屠杀，责任都在于以色列。正是以色列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安理会最近通过的关于黎巴嫩局势的所有十项决议。联合国安理会早就应该采取决定性行动了。迫切需要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坚决果断、相互合作，立即制止在贝鲁特西区发生的流血事件。安理会在其决议被置之不理时不能继续无动于衷。

目前的局势要求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以保护无辜的受害者——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的生命，因为目前他们的命运正受残酷成性的走狗们的摆布。安理会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是有效的，联合国宪章给了这样的可能性。宪章明确而有力地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接受并执行安理会按照宪章条款所作出的决定。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强调，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是敏锐地意识到局势的紧迫与要求而作出反应的时候了。

主席：我感谢波兰代表对我讲了亲切的话。

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先生，我祝贺你就任安理会主席。我们本来以为这个月将是一个平静的月份。很不幸，以色列又一次使我们感到震惊而不能午

休，并使安理会不停地忙碌着。主席先生，我祝你在指导我们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我想趁此机会也为离任主席——爱尔兰的多尔大使在上个月所做的工作向他表示祝贺。

如果我不对联合王国的新代表表示欢迎，我这一开场白就是不完整的，尽管由于特殊原因他今天没有出席会议。

我还想对秘书长讲几句话。首先我要说的是，他向我们提出了有关黎巴嫩灾难性局势的杰出报告；其次，他在介绍他的年度报告时向我们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情况。他在介绍时敲起了警钟，提请大家注意本安理会对维护和加强和平与安全所负的责任。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和平与安全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安理会再一次面临着黎巴嫩的灾难性危机、由于以色列又进行武装干涉而重演的局面。当这个国家物质上的重建工作看来即将开始——至少在首都是这样——的时候，当看来正在为黎巴嫩的稳定、主权完整和政治独立打基础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公然违反最近的停火协定，对贝鲁特西区实行占领，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中进行大屠杀，这就使得那些希望归于破灭，并使局势极其严重和异乎寻常地恶化。

以色列一贯无视安理会决议，并以最近这次行动再次向联合国的这个主要机构挑战，再次使我们这些安理会成员必须正视我们所负的责任。

在经过长期艰巨的谈判而使巴勒斯坦部队从贝鲁特撤出之后，多国部队——一支在停火方面发挥了杰出的重要作用的部队——的分遣队便开始撤出，可是它们刚一撤出，以色列就以黎巴嫩新当选而未就任的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先生的惨死为借口，入侵并占领了整个贝鲁特西区。为了替他们最近的侵略行为辩解，以色列当局说，黎巴嫩新当选总统的被刺造成了不稳定的严重局势，以色列军队有义务采取行动，以维护黎巴嫩的法律与秩序。

这样，以色列的占领便掩盖了目前在贝鲁特进行的那种暴行。今天，由于从贝鲁特南部难民营传来了大量大屠杀的消息，我们才知道以色列的法律与秩序到底意味着什么，究竟谁应该对此负责。

当秘书长力求将观察员人数由十人增加到五十人时，以色列政府回答说，因庆祝圣日，它在星期天之前不能作出答复。在此期间，在黎巴嫩，惨案一直在不断发生。安理会可以下令调联合国部队去贝鲁特，但是如果以色列政府对此表示反对，我们的努力将再次遭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必须认真考虑为对付这种对抗行为而应该采取的措施，以维护黎巴嫩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的威望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主席：我感谢西班牙代表对我讲了亲切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勒·梅古伊德先生(埃及)：我们感到恐怖与震惊。一场数百人横遭惨死的大屠杀发生了：儿童被凶杀，妇女被宰割，男人被残酷地杀害。谁应对这些罪行负责？以色列占领军应对此负责，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清楚的。这一天对以色列的政策和措施以及那些下命令的人来说，是可耻的一天。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这场屠杀的目的，除了别的以外，在于：一、加剧黎巴嫩的紧张局势，破坏为和解与恢复、为黎巴嫩的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二、制造一种局面，以便为以色列继续占领贝鲁特及黎巴嫩提供借口。我们坚信，黎巴嫩人民将会抵制这一切反对他们自己、反对他们的未来以及反对他们兄弟的阴谋。我们坚信，时至今日大家都清楚“给加利利以和平的行动”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郑重呼吁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以保证贝鲁特西区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我们呼吁安理会决定采取紧急措施，立即派遣联合国部队或观察员去阻止进一步的屠杀。我们呼吁那些派兵参加多国部队的国家考虑立即把部队调回贝鲁特，以保证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我们还坚持认为，以色列必须立即从贝鲁特撤出，从黎巴嫩撤出。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们无法

用言语来表达我们对在贝鲁特疯狂屠杀平民事件的愤怒、悲伤和愤慨的心情，这个事件是从以色列入侵贝鲁特西区开始的。但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不加渲染的笔调发表了 1982 年 9 月 18 日的第 1450 号新闻稿，这个新闻稿比其它任何言论都更加有力。它的题目为：“贝鲁特的屠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反应强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贝鲁特代表报告说，数百名儿童、青少年、妇女和老人在贝鲁特的夏蒂拉住区被杀害。他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大街上。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查明，一些受伤的病人在他们医院的病床上被杀，而其它的病人和医生则遭到劫持。

“9月17日（星期五）和9月18日（星期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贝鲁特代表不得不撤离由于这些情况而不能继续工作的两所医院。这件事发生在贝鲁特的其它医院正挤满了死伤人员的时候。

“在此期间，大约有三百人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贝鲁特代表团处避难，而且人数与时俱增。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立即制止在贝鲁特犯下的屠杀大批平民的令人难以容忍的罪行，保证受伤的人和护理他们的人得到尊重和保护，保证基本的生存权得到维护。”

沙龙及其在贝鲁特的走狗们今晚在庆祝犹太新年时，被阿拉伯人的血灌得如醉如痴。看看以色列的目标，我们可以预期，这新的一年将会象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成立以来的每个新年一样残酷和悲惨。

布卢姆先生，当你趴在阿拉伯人的尸体——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的尸体——上吃喝的时候，祝你新年幸福。

以色列的美国造履带拖拉机正在忙着推平大规模犯罪的现场，忙于运走沙龙及其走狗和帮凶——不管他们是谁——杀死、暗害和处死的那些人的尸体。肥

胖的沙龙通过这场新的血洗，体重肯定又增加了一些。肥胖看来是一种精神状态。

第 520(1982) 号决议通过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安理会又在开会。从该项决议通过以来，一个极其不祥的事件发生了，对此安理会有义务加以审议。这是一个不祥的事件，它可能引起严重而邪恶的反响。有些反响我们已可以预见，有些则不可预见，但却是同样的邪恶。

此时此刻——即犹太新年——对无辜平民进行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确凿无疑地证明，目前这一罪行是“给加利利以和平”这个不择手段的、骗人的口号的延伸；“给加利利以和平”是为了实现下述三个目标而于 1982 年 4 月开始实施的计划。

第一个目标是将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肉体上消灭。

第二个目标是通过重新燃起内战的战火肢解黎巴嫩。

第三个目标是转移人们对于那个总计划的实施的注意力，那个总计划的目的在于最后消灭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消灭以色列吞并了的戈兰高地的残存的叙利亚人。要不是由于美国的缘故，安理会对这一并吞事件本来是会一致谴责的。

停火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拯救平民的生命。可是，很明显，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停火的解释——或者说它对停火的曲解，而这种曲解正如我昨天所说的那样只不过是一个谎言——并非如此。这次停火是由美利坚合众国安排的，而美国是其代理人以色列的资助者和保护者——它们之间的关系反之亦然。我们弄不清楚：谁是代理人？我不知道。

美国安排的停火，其目的在于给以色列及其代理人——不管他们是谁——一个用怯懦的以色列士兵继续猛攻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机会；那些怯懦的以色列士兵躲在装甲车后面，那些懦夫们带着武器、驾着坦克冲进难民营，去杀害儿童、妇女和老人，去处决手无寸铁的青年，因为这些青年是未来的战士。这次侵略和屠杀的受害者是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更不用说别的国籍的人了：他们都是阿拉伯人。

今天，不管发表了什么样的声明，我们都不能相信，美国作为停火的保证人就不能及时地制止或控制贝京、沙龙、沙米尔兄弟及其他人——贝京、沙龙、沙米尔集团的这种犯罪的狂想和罪恶的本能。阿拉伯人民再也不可能受美国保证的愚弄了；正如巴解组织的代表所说的那样，那些保证证明：拥有无上权力的、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美国对以色列杀害阿拉伯人的罪行——旧的罪行、新的罪行和将来的罪行——负有很大的责任。美国这个以色列军火和援助的提供者，对于整个伟大的阿拉伯民族，对于每个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对于安理会的每一个理事国，都负有这种责任。不管以色列喜欢与否，阿拉伯的大团结必将实现。

你们作为安理会的理事国，有责任集体地和个别地在宪章的指引下，执行你们的决议、兑现你们的诺言以及履行你们根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秘书长曾一再抱怨这个机构在履行义务方面软弱无力。我们给了你们这些义务，如果你们不去履行，我们将把它们收回。你们单独享有使用武力的权利。那么，你们为什么将这个责任推给我们这些小国，并以你们的沉默和软弱无力鼓励象美国那样高度发达的超级大国及其代理人以色列去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利，让他们去消灭阿拉伯人、去消灭非洲人、去消灭拉丁美洲人、去消灭亚洲人？

阿拉伯人既以他们的耐心也以他们的急躁而著称。我们一直是耐心的，但我们的耐心不是没有限度的。对于以色列思想上的天生的犯罪本性，即固有的犯罪本能——它是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殖民体制的组成部分——我们从来不抱任何怀疑。库比亚的代尔亚辛村事件——暗杀伯纳多特伯爵，是以色列文雅的外交部长沙米尔先生、以色列的国王E.沙龙以及在美利坚合众国受到君主般接待的贝京干的。贝京、沙龙、沙米尔这三个臭名昭著的最疯狂的恐怖主义者访问美国，每个人都向他们点头鞠躬——每个人，也就是说美国人民除外。大家向他们鞠躬是因为他们控制着选票，因为他们控制着钱，他们控制着技术，他们控制着大学。但在许多地方也有反抗的迹象，而且是真正的反抗迹象。

无论是通过轰炸贝鲁特和南部、还是通过屠杀平民而得到证明的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的玩世不恭与极端残暴的杰作，现在正摆在你们——安理会各理事国的面前。然而，象某个理事国——以色列的盟友所称呼的那样，以色列被假定为“一个战略的获得物”，“一个要塞”，“一个民主的护卫者和滩头堡”，“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这是一个杀人、搞隔离、制造难民和搞暗杀的国家。我们祝贺美国有这样一个盟国。

关于以色列的暴行史，我可以讲几个小时，然而，此时此刻不是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不过，现在我想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仅仅在昨天，也就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前，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所要制止的暴行今天却发生了。昨天我们还在设法防止这一罪行，而现在这一罪行却犯了。据由大公司资助的、当然代表真理和智慧的民主电台和电视台报道说，沙龙今天通知我们，以色列人要在贝鲁特驻留几周，尽管安理会昨天刚刚限以色列在二十四小时内撤退。

美国对以色列作了书面上的谴责，但在本安理会上我们却没有听到美国的任何发言。美国代表科克帕特里克热衷于评论我们的发言，但我们注意到，美国对它昨天的投票却未作解释，其原因仍然不明。究竟为什么呢？美国一向解释自己的投票理由，每个代表也都一向这样做。在一场象我们正在目睹而且过去一直在目睹的悲剧中，既然美国是停火的保证者，为什么却听不到美国对自己的投票作任何解释性发言呢？

之所以没作任何解释性发言，是因为美国无意实施业已通过的决议。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安理会迄今未能实施它所通过的关于中东、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决议，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采取具体措施。我们要求采取行动；小国要求采取行动。我们已把采取行动的权力不但授给了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而且也给了其他理事国。我们希望决议得到贯彻，如果不能得到贯彻，我们则要求对以色列实行制裁。我们要永远制止以色列再犯这种罪行。

我们要求秘书长以最强烈的言词谴责以色列。他过去这样做了，他今天也能这样做；他将来还可以这

样做。我们需要秘书长。他的声音传遍整个世界；他是宪章和本组织的维护者。

秘书长在他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中已经阐明了他对安理会的意见。我们希望这些意见能化为行动。除非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措施，否则是不可能采取有效行动的。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法国)：首先我想表示我的国家和我本人对刚在贝鲁特发生的暴行感到愤怒和厌恶。我还要向在这次屠杀中受难者的父母、朋友和同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悲痛。必须制止这种暴行并驳斥为此提出的理由。

以色列违背其承诺占领贝鲁特西区，企图以需要维持秩序和防止悲剧再度发生为名来为其行为辩解。以色列提出上述理由，就是僭称自己有权充当自己行为的唯一裁判者并入侵黎巴嫩。以色列以这些想法为根据，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黎巴嫩南部陷入瘫痪，拒不同联合国观察员合作，反对增加观察员人数，而且总的说来，不让联合国进行干预。至少可以说：以色列的这种态度以及这种公然蔑视宪章的行为并未达到它说它要达到的结果。这不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因此而出现的事态发展了。

我不想对这场悲剧再说什么了。在此，我只引用一下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今天所讲的话，他说：

“来自贝鲁特的消息使我们震惊。应对这种暴行负责的人背叛了他们认为自己在为之尽力的事业。国际社会必须起来反对这种屠杀，并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这种暴行再度发生。法国已采取行动以促进和平解决该地区问题方案的实施。在目前情况下，法国准备再度采取行动。法国外交部长正在与有关各方接触，以便决定采取适当措施，特别——特别我要强调‘特别’二字——要发挥联合国机构的作用。”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又是一个黑色的犹太新年，因为犹太纳粹主义者不但犯了杀人

罪，而且犯了伪证罪。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穆歇·阿伦今天说，以色列并没有向美国作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军队撤出那个遭受战争创伤的城市后不进入贝鲁特西区的保证。然而，里根总统在他的声明中却这样说：

“在那导致巴解组织撤出贝鲁特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得到保证说，以色列军队不会进入贝鲁特西区。”

一个人当一回罪犯和骗子，就永远是罪犯和骗子。

里根总统在对屠杀巴勒斯坦妇孺一事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同时表示

“最深切的遗憾并向死难者家属和整个巴勒斯坦社会表示慰问。”

在此，我愿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一公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的名义，表达我对美国总统阁下的感谢。他强调

“迫切需要在中东实现真正的和平，一种充分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需要的和平。”

因为美国政府决定剥夺我们直接向它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所以我想通过你主席先生告诉里根总统：巴勒斯坦人民的需要只不过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正当需要。我们巴勒斯坦人希望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巴勒斯坦——以及自己的家园安居乐业，行使我们的自决权利。如果这些需要和权利得到了认可、尊重和行使，我们在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兄弟姐妹们就会免遭屠杀了。现在美国政府如果愿意赞同国际共同意见，维护我们的权利，并为该地区和世界带来和平，还为时不晚。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刚刚收到阿尔及利亚代表的一封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依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如无异议，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邀请，萨努恩先生(阿尔及利亚)在安理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努恩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们在这样一个悲痛的时刻在这里开会，我想，尽管这是我首次在安理会发言，还是请你允许我不细谈你和你的前任们的功绩；我认为你们的功绩是巨大的。

无数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在贝鲁特西区的难民营被残酷屠杀了。如果没有驻扎在贝鲁特西区的唯一部队的帮助、同谋、纵容乃至勾结，这场惨无人道的屠杀是不可能发生的。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侵占了整个黎巴嫩南部之后，现在又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那个国家的首都。假若不是由于国际社会软弱无能和采取消极态度，这一屠杀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国际社会至今仍然避免对侵略者使用坚定的语言。

贝鲁特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我们办事忧柔寡断，逃避责任，听任特拉维夫的心腹们阴险地决然在黎巴嫩、继而在整个中东推行恐怖统治。这样，安理会又一次面临着自己的责任。要么安理会负起它根据宪章特别是宪章第七章所承担的责任，要么它必须永远下台；须知，它若不负起自己的责任，就会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居民遭受屠杀，而罪犯却逍遥法外。

鉴于目前的局势，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安理会必须实施宪章的有关条款，立即组织一支部队派驻黎巴嫩，以拯救正在惨遭屠杀的手无寸铁的居民。安理会和联合国本身的信誉取决于安理会将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因此，我国代表团和前几位发言人一起呼吁迅速采取行动。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活动的年度报告中，提醒大家注意本组织正在趋向没落，要求我们仔细考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以及制止这种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情况的补救办法。

我认为，今天晚上的情况就清楚地说明了出现这种没落现象的原因。

简单说来，世人越来越认为本组织成了人们聚会说谎的地方。今晚在此我推迟了发言。我想先听听那

一连串的骗子们说些什么。我并没有失望，因为他们的确撒了谎，而且不是怀着诚意撒谎。他们存心扯谎。

昨晚在贝鲁特西区发生了一桩罪行。平民遭到屠杀。我们和那些真诚表示愤慨和厌恶的人们一起，对此种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厌恶。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和在座的大多数发言人截然相反，我们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并不是有选择性的。

但事实如何呢？

以色列国防军驻扎在贝鲁特西区难民营以西的地方。所有这些难民营的东侧都是敞开的，根据哈比卜计划要接管难民营的人——说得明确些，就是黎巴嫩武装部队——可以自由出入。上星期四和星期五即向黎巴嫩政府明确表示：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难民营的时机成熟了。

由于黎巴嫩政府最清楚的原因，黎巴嫩武装部队并没有控制那些难民营。今天早晨，以色列国防军发现了昨夜在难民营发生的事情。为保护居民起见，我们从四面包围了难民营，但有一项明确的谅解：我们希望黎巴嫩武装部队不但控制难民营，而且控制整个贝鲁特西区、整个贝鲁特、整个黎巴嫩。

我可以通知安理会，我们已与黎巴嫩武装部队达成一项协议，规定由他们接管贝鲁特西区难民营，时间是当地时间明天(星期日)上午10点。

这些都是事实。但请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对这些事实感兴趣？在座的有多少人对这些事实感兴趣？狂热地煽动仇恨不是更大的乐事？在本机构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中，我国饱受谩骂和狂热地煽动仇恨之害。我在此已有数年，对这种待遇已习以为常。但我要坦率地告诉诸位：今晚安理会已陷入了新的严重的道德堕落和精神危机。

我明白，等我发言一结束，象雇佣外交家马克苏德先生这样的联合国捍卫者们就会跳出来尽力捍卫联合国。我可没有象马克苏德这位当代预言家所具有的那种预言的天赋，他曾预言我要说些什么；但根据过去的实践和经验，我是不会上当受骗的。

这里正在散布诽谤我国的言论。一些发言人虽然

忘记了，对犹太人进行诽谤攻击的传统时间是逾越节而不是新年。

不过，我可以原谅奥温尼科夫大使先生这次的疏忽，因为他来自无神论国家。在苏联，这样神圣的习俗在他活动的那个圈子里当然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奥温尼科夫大使，让我告诉你：对于你的国家的“pogromschiki”（屠杀犹太人）这一悠久的传统，你倒是绝对忠诚的。很不吉祥的是：上面那个词来自俄语。为了方便那些可能不懂这个词的人起见，我想请俄语译员为我们把这个词译出来。奥温尼科夫大使，你真不愧是“黑百人党”的忠实门徒。这就是他们在说到我国人民时使用的语言。

那个设有大批集中营的国家的代表，那个废除了法治的国家的代表，竟然在这里说教，大讲对无辜的人们如何同情。你是怎么讲的？当然你完全清楚昨晚在贝鲁特西区发生的事。你知道人们被强迫靠墙站着，头抵住墙壁。颇有讽刺意味但却不令人惊奇的是，正如你所知，这就是在你们国家实行的一种处决方式。“头抵住墙壁”一词来自莫斯科声名狼藉的鲁比安卡监狱，即他们以这一方式处决人的地方。

不要老想把自己关于人道和非人道的观念应用于世界其他地区。

奥温尼科夫先生只是一例。我不想把那一大串令人遗憾的骗子都举出来。我仅再举二三个例子。

约旦代表为他的国家辩护，而正是他的国家在十二年前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这一事件就是人们熟悉的“黑九月”事件。我知道这只是一场小小的家庭纠纷，我真不该提它——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你是个大骗子！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如此打断别人讲话符合习惯吗？我等待你的裁决。

主席：我吁请各位代表在发言时采取克制态度，讲点礼貌。这是我向全体代表提出的恳求。

下面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使用了前所未闻的言词，我

们认为这是对安理会理事国和整个联合国的一种冒犯行为。我想首先应该让以色列代表遵守议事程序。

主席：我再次要求在座的各位代表实行克制。当然，在不够清楚的问题上，有时是很难作出裁决的。但是，如果大家都很善意，能够采取克制态度，我想安理会会议的进行将会顺利得多。

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苏联代表似乎认为他可以泰然用下流话攻击以色列而我们不应予以反驳。我们是要反驳的。我相信在最高苏维埃是没有答辩权的，但我们是在联合国这里，而联合国这里是仍有言论自由的。

现在我不妨回到约旦事件上来。在那场不严重的家庭内部争吵中，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被屠杀了，成百上千的人，包括巴解组织特务，纷纷出逃，越过约旦河到犹太人的“地狱”避难。然而，约旦代表在安理会面前却如此这般地讲起道来。

还有叙利亚代表，他非常露骨地责备以色列。其实，他就是在哈马犯下令人发指罪行的政权的发言人。我们至今仍不知道在那里遭到杀害的人的确切数字，大概在6,000人到25,000人之间。但法塔勒大使连通知我们确切数目的这点善意都没有。所以他要求发言，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

马克苏德先生把自己打扮成我们这个组织新的道德上的指导者。颇为奇怪的是，他还代表黎巴嫩政府讲话。我必须坦白地讲，至少我们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位该国的大使。但是，如果马克苏德先生另谋新职，甘愿充当道德和国际行为准则的检查人，那他算是选对了职业。他会有许多事情可做。他能够调查在哈马、在叙利亚发生的事情，调查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遭遇，调查发生在另外好多他在此声称代表其发言的国家里的事情。他还可以期望成为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他可以调查在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调查多年来叙利亚人和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屠杀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事件，如此等等。我确信，他一定会在许多年内得到收益丰厚的职业。

我们还是改而采取老实态度为好。这些天来我们在黎巴嫩问题上所探索的只不过是多年来国际冷漠态度的悲剧性的残余。我们有一位同事对他不能午休而深表遗憾。问题正是在于八年来在黎巴嫩问题上一直午休的人——毫不关心的人太多了。

在过去八年中，本安理会就黎巴嫩问题、黎巴嫩本土的问题开过多少次会？任何人只要查看一下安理会的记录就会发现，我们继续不断地反复要求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但我们的要求没有被理睬，被故意地置之不理。有那么一些国家，它们过去一贯摆出黎巴嫩基督教徒保护者的架式，可是众所周知，这些年来黎巴嫩基督教徒一直在向它们恳求，寻求它们的保护和援助，他们也被置之不理。这些年黎巴嫩政府也在寻求一些国家的保护，但也没有被理睬。叙利亚和恐怖主义的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可以任意横行。

这些年来，尽管有十万黎巴嫩人被杀害了，本安理会却未曾召开过一次会议，不管是紧急会议还是别的会议。奥温尼科夫大使过去对此不感兴趣，而现在他对此感兴趣是有原因的：此时此刻他谈论贝鲁特较之谈论阿富汗的潘杰拉山谷要方便得多。

联合国及其各会员国对黎巴嫩漠不关心，所有这些年来对黎巴嫩的痛苦和悲剧一直麻木不仁，致使我们现在付出了代价。而今天有些人却站出来，把自己打扮成关心人道主义问题的人，这难道不是有些虚伪吗？

昨晚在贝鲁特发生了一场悲剧。我们对此表示谴责，同时感到厌恶和震惊。请本安理会理事国深省：你们这些年来一直漠不关心，难道对贝鲁特事件的发生连点轻微的责任都没有吗？

我知道，承认这种罪责较之悲叹未能午休要困难得多。

我说今晚会议情况充分表明本组织在走向没落，原因就在于此。

多尔先生（爱尔兰）：主席先生，鉴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这场辩论的语调，我很难在开始发言时，说些通常的客气话。然而，我也许可以希望我这样做能够多少有助于降低辩论的语调，因此请允许我占用

一点时间祝贺你先生——至少祝愿你身体健康——在一个困难重重的月份里接任主席职务。我深知你精明强干，一定能够出色地担当这一工作。祝你一切顺利。

我还要向一切感谢我在另一艰巨的月份——八月份担任主席职务的人表示感谢。我很高兴与大家一起热烈欢迎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新代表约翰·汤姆逊爵士。

近几年来，我们听到了黎巴嫩当选总统被暗杀的骇人听闻的消息；我们还了解到以色列军队接管了贝鲁特西区。现在我们又得到了在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发生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报告。我们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这些报告感到震惊，我们还对秘书长的口头报告所透露的整个局势深表关切。

鉴于事件的性质令人震惊，鉴于事件发生的背景已有数月的历史，我们认为，安理会在本周周末召开紧急会议是十分正确的，很明显，安理会理事国都普遍希望立即考虑现在可以采取什么步骤来保证这种暴行不再发生。

鉴于局势紧急，我的发言力求简短。

和在座的其他代表一样，我们认为，应该立即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正式授权并全力支持秘书长把非武装观察员的人数从10名增加到50名。我们还坚决主张他们对其部署地点应享有充分的自由，同时坚决主张各有关方面都有义务在他们执行艰巨任务、努力监督整个局势以及在必要时核对事实等方面与他们通力合作。

非武装观察员们的确很勇敢。但是无论他们多么勇敢，他们的职权是而且一定是有限的。安理会可能需要作更多的考虑。所以我们赞成采取第二步骤。我们认为可以请联合国秘书长立即与主权国家黎巴嫩的政府磋商以明确安理会是否还有进一步的步骤可以考虑采取以便帮助该国政府充分保证平民、特别是在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的巴勒斯坦居民的安全。这就是我们赞成的做法。我们赞成由安理会采取行动而不赞成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

主席：我感谢爱尔兰代表对我讲了友好的话。

古尔丁先生(联合王国)：在早些时候的磋商中，有人建议我们缩短这次辩论的时间，以便使安理会理事国能更快地重新考虑对昨晚贝鲁特发生的可怕事件所应采取的行动。因此，本来我不想发言，但是，既然许多发言的代表已阐明了他们国家的立场，我也想十分简要地阐明一下我国的立场。

对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残酷屠杀，在我国激起了义愤和反感。我们毫无保留地谴责这一暴行。两周以前，在由哈比先生经手磋商而达成协议之后，似乎终于有了这样的希望：不久贝鲁特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平与稳定。然而，由于黎巴嫩新当选而未就任的总统被暗杀和过后以色列武装部队入侵贝鲁特西区，这一希望破灭了。

昨晚的悲剧证实了我们对这些事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的最大担心。它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下述想法是正确的：如果要制止在贝鲁特不断加剧的暴力行动，首先以色列必须立即撤回到9月15日以前它所占领的阵地上去。

我国代表团不会撒谎，它也绝不进行漫骂和从事煽动仇恨的勾当。它只是要求以色列在执行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方面进行合作。

主席：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要求再次发言。经安理会议同意，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我和大家一样认为事情紧迫，所以我的发言将力求简短。我注意到以色列大使不出所料在继续使用他惯用的阻碍议事的伎俩以分散人们对大家关心的中心议题的注意力。当一个人不能回答别人对他的批评时，他就竭力破坏批评者的信誉。以色列大使就是这样做的，他把安理会议席上的人都骂遍了，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撒谎者。但是当他被别人称为撒谎者时，他却感到受了侮辱。然而，为了在安理会推行政治上的恐怖主义——这只不过是以色列现在推行的地区恐怖主义的外部表现形式——他却可以对所有其他人横加侮辱。如果他继续采用这种伎俩，他就有可能使决议迟迟无法通过。但是，我希望再也不能让他使安理会的集体意志发挥不了作用。

主席：苏联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如果不是以色列代表如此狂妄，竟然把整个安理会及其所有理事国一个个都骂遍了，我本来是会认为对他的发言进行答辩有失我的尊严。他指控安理会各理事国都在撒谎。

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撒谎的次数很多，现在我仅举两个已被事实证实的例子。我要讲的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八月初，在安理会晚上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时，苏联代表在发言中说到他已收到以色列军队向贝鲁特推进的情报，以色列代表却说我们在撒谎，把我们说的话当成是谎言。第二天，苏联的警告得到了证实，以色列军队确实已向前推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相信是在安理会后来的一次会议上，布卢姆大使竟然要证明无论如何他本人是正确的，而一切事实与现实都是错误的。从那以来，我们没有听到布卢姆大使再谈到这件事。但是，他在与本国政府商讨之后撒的谎依然还是谎言。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这样的：在一次讲话中苏联代表警告说，如果不阻止以色列侵略军进入贝鲁特西区，贝鲁特市将成为世界悲剧性城市名单上的另一个城市。这张名单上包括许多被夷为平地的欧洲国家城市，那里的平民被法西斯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布卢姆大使把苏联代表说的这番话说成是宣传。然而，我们当时警告的事，今天终于发生了。无辜的平民——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以色列的同意乃至参与下被屠杀了。苏联代表又一次说对了，而以色列代表在这一具体事件上又一次撒了谎。

我确信这个国家的“自由”报刊对苏联代表团现在说的这番话将保持沉默而不予刊登。这个国家的“自由”报刊只刊载布卢姆大使的发言。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报刊实际遵循的自由准则。但是这种自由是极为可怜和有限的，到头来只有利于亲以色列政策。

主席：约旦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现在我请他发言。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正当布卢姆大使的武装部队遭到全世界谴责、他们沾满鲜血的双手还未干

时，以色列大使竟然谈起十二年前那场仅仅涉及双方几百人的观点上的论争，这真是令人作呕。

我还是要这样回答他，尽管以前我已这样做过多次。特别是今天晚上，我本来不打算回答以色列代表的讲话而抬高了他的身分，或让他把关于昨晚以色列人在欢度节日的同时，怯懦地屠杀巴勒斯坦难民一事的讨论引入歧途。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欢度的那个节日是一个双重性的节日。我曾多次用事实详细驳斥了以色列大使布卢姆的谎言，我将再次这样做，坚决驳斥他就此问题所撒的弥天大谎。我对他的谎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他应该十分清楚，十二年前发生的只不过是由于以色列侵占了阿拉伯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而引起的一场家庭内部的争吵。而且，那是对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反对以色列侵略者这一问题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的一种光明磊落的交锋。当时以色列侵略者不仅侵占了巴勒斯坦土地、领土、屠杀了人民，而且象后来在黎巴嫩和其他地方所干的那样，还蹂躏了约旦的大片土地。

那决不是一种背信弃义的犯罪行为，它与包围贝鲁特难民营的以色列坦克和突击队的行为迥然不同。以色列人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没有能够占领英勇的巴勒斯坦战士控制地区的一寸土地，于是违背了以美国作为保证人的君子协定，企图以奸诈欺骗的手段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灭绝。

在约旦发生的事件决不是巴勒斯坦人与约旦人之间的纠纷；争论者属于两个集团。以色列代表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他也很清楚，那场纠纷牵涉到的是一小撮越过约旦河的巴勒斯坦人，而根本不是数百人。我在电视上看见过这一小撮人，大概只有五六个人。

霸占巴勒斯坦国土的外国移民者自1947年把巴勒斯坦人赶走以来从未遣返一个巴勒斯坦人。难道可以想象现在他们会允许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回去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我会比谁都高兴。但是他们永远不会那样做的。

任何人到约旦去都会亲眼看到，所有公民和所有居民——不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约旦人——都享有和平与繁荣，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着兄弟般的情谊。任何

人都可以把这种情况与被占领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的恐怖统治相比较。这种恐怖统治现在已扩展到英勇的黎巴嫩人民身上。现在黎巴嫩人民也被当成被占领领土的居民对待了。光是今天就有数千黎巴嫩平民被逮捕。所有广播电视台网都对此作了报道。挨户进行了搜查；此外，还在黎巴嫩新占领区实行宵禁。

我劝布卢姆大使不要旧话重提；否则我要把以色列人在1943—1944年就开始干而且直到目前还在于的罄竹难书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地给他端出来。

主席：黎巴嫩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我的发言非常简短。我认为今晚会议上的任何发言，特别是以色列代表的发言。都不能使我改变我就黎巴嫩军队和谁应对昨晚在我国发生的事件负责的问题所作发言的内容。

然而，鉴于听到的一切，我要再次重申：我们准备完全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如果国际社会为了提高和强调这一行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信誉而愿意参与其事，我们将会欢迎任何这样的行动。因此，我国政府支持爱尔兰代表的下述建议：请秘书长立即就安理会如何才能最好地负起自己责任的问题进行协商。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希望他的发言也能象黎巴嫩代表的发言那么简短。现在请他发言。

布卢姆先生：主席先生，我的发言的确很简短。我只想评论一下苏联代表的发言。

第一，我认为，苏联代表已成为安理会的主要捍卫者这一事实很可以说明安理会的现状。

第二，我很想知道苏联的“自由”报刊报道了多少我的发言内容。

第三，以色列国防军上星期三进入贝鲁特西区。这证明八月份奥温尼科夫大使讲的那番话是多么准确。

第四，奥温尼科夫大使在八月份的发言中讲到我国时使用了猥亵下流的语言。今晚他在会上的主要发言也是如此。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要求发言。我希望他的发言也是简短的。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很有兴趣地听了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

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们认为不是来参加一次秘密会议。我们一直在希望安理会能采取某种行动，至少保证贝鲁特平民的安全，尤其是难民营中巴勒斯坦人的安全，并给他们提供一些保障措施。

主席先生，我要向你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呼吁，吁请你们在休会前采取某种这样的行动。

主席：最后，由于没有其他人发言了，我现在宣布会议暂停以便安理会理事国能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协商。

1982年9月18日下午9时50分会议暂停，1982年9月19日上午3时35分复会。

主席：我想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文件S/15400，其中载有秘书长根据第520(1982)号决议所提出的报告。这份文件已分发给各理事国。安理会还收到了文件S/15402，其中载有安理会理事国在协商过程中草拟的决议草案全文。

我了解安理会准备将文件S/15402所载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无反对意见，我就把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既然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了。

首先我请想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发言。

卡姆先生(巴拿马)：尽管时间已经很晚，我国代表团仍然不愿意失掉这次向你表示我们欢迎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职务的机会，因为这对我们是一件快事。

同样，我们不能不向爱尔兰诺埃尔·多尔大使致敬，他在八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期间表现了卓越才干。

尽管联合王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逊大使已职几天，巴拿马代表团在此还是要对他表示欢迎。

我国代表团难以找到适当的言词充分表达我们对

屠杀贝鲁特西区难民营一千五百多名巴勒斯坦人所感到的义愤和对这次暴行的谴责。在世界任何地方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都应受到谴责，而今晚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这次屠杀事件更是令人百倍憎恶，因为屠杀的对象是难民。这些难民被阻挠不能重返家园，被剥夺了掌握自己财产的权利以及民族自决权，更确切地说，被剥夺了在他们历史悠久的古国重建家园的权利。

巴勒斯坦人在被放逐后，处境已非常痛苦，现在恐怖和屠杀的危险又无休止地威胁着他们。

我国代表团愿向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示我们对这次令人遗憾的屠杀事件的深切关注，同时表示我们对遭遇这一悲剧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

自从六月份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来，我国代表团一贯投票赞成一切旨在使以色列军队全部、无条件撤出黎巴嫩领土的安理会决议。同样，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关于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的要求。我们和国际社会普遍的看法一致，主张在黎巴嫩建立和平和进行国家重建工作。最近发生的事件使黎巴嫩的复杂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使这个饱受苦难的国家陷入日益危险的境地。我国代表团因此而感到惊恐不安。

巴拿马认为安理会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黎巴嫩特别是贝鲁特的局势恶化，扭转目前的趋势，并为在黎巴嫩恢复和平创造条件。安理会再度面临艰难的任务。我们希望安理会在执行任务时能够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那些能对解决黎巴嫩危机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国家的合作。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我们现在审议的决议草案，因为我们认为决议草案中有些内容将会使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尽管我们认识到只有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才能解决黎巴嫩问题。

主席：我感谢巴拿马代表对我说了那番友好的话。

伊鲁姆巴先生(乌干达)：时间已经很晚，因此我的发言很简短。我们对黎巴嫩事件的立场是众所周

知的。我们在昨天已经对我们的立场作了说明，我们还说明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责任所在。因此我不再重复了。我要求允许我发言为的是向受难者家属、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向黎巴嫩人民及其政府对贝鲁特许多家庭的亲人悲惨死去表示哀悼。

我们将投票赞成决议草案，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制止正在发展而且可能变得更加危险的局面的第一步。尽管有人在贬低联合国，尽管有人在组织长篇演说反对联合国，我们还是认为联合国在保证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受到保护而不再遭到屠杀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由于以上原因，乌干达将投票赞成决议草案，同时希望所有其他代表团也这样做。我呼吁以色列政府和与黎巴嫩问题有关的一切政府在决议通过后不要阻挠决议的实施。

主席：现在我将文件 S/15402 所载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法国、圭亚那、爱尔兰、日本、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多哥、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5 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因此，决议草案一致通过而成为第 521 (1982) 号决议。

现在我请想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发言。

卡伦先生(圭亚那)：先生，尽管时间已经很晚，我还是要请求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职务。由于你经验丰富、判断力强和才能超众，我国代表团相信，在你的指导下安理会九月份的工作定能顺利进行。

同时，我愿向爱尔兰大使诺埃尔·多尔先生阁下表示感谢。他以非凡的才干、耐心、机智的想象力在八月份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也欢迎联合王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

和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今晚他没有在此和我们一起开会。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在他任职联合国期间和他密切合作。

我们怀着惊愕和不安的心情听了秘书长关于我们所讨论问题的清楚而明晰的报告。我们感谢他的报告。不幸的是，他在完成授予他的使命过程中没有得到他所寻求的帮助。

来自贝鲁特西区的消息使世人的良心受到震动。圭亚那代表团对 9 月 18 日在贝鲁特发生的事件感到震惊。一千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巴勒斯坦的妇女、儿童和男人被屠杀了。

经过旨在结束黎巴嫩苦难的紧张的协商，达成了一个协议。诚实和可以信赖的人们接受了协议，并且真诚地根据协议的规定行事。然而，作为协议一方的以色列却背信弃义，利用在世界多国部队监督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自由战士撤退的机会，控制了贝鲁特西区，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了一次极其凶残的滔天罪行。

我指的是屠杀巴勒斯坦难民。我们在自己的起居室的电视上都亲眼看见了这次屠杀的证据。我趁此机会向在这次大屠杀中遇难的家庭和亲属表示我国代表团的哀悼。

人们对发生的事件只要考虑一下，就不能不断定这一整个事件都是预先策划的。本安理会曾多次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上星期五，安理会在第 520 (1982) 号决议中谴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定和安理会决议入侵贝鲁特西区时，就已要求在整个黎巴嫩严格尊重在唯一有权威的黎巴嫩政府通过其军队领导下的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政治独立。然而该决议尚未得到执行。

如果安理会要继续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从而保持其信誉，那末，它就必须使安理会各项决议得到贯彻执行。我国代表团认为，鉴于 1982 年 9 月 17 日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刚才通过而且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给予支持的那项决议。这是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其目的是保证巴勒斯

坦难民和贝鲁特平民的安全，并制止在黎巴嫩发生的灭绝种族的暴行。

主席：我对圭亚那代表团对我讲的好话表示感谢。

本次会议没有别的什么事了。安理会下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开会时间等与安理会理事国协商后确定。

下午 3 时 55 分散会。